人民日報

（第五五八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創刊
通訊處：武安郵局轉
價目：零售每份五十元預定每月一千二百元不另收郵費

今日一張兩版

本報已呈請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備案
發給邊民新字第一號新聞登記證
晉冀魯豫邊區郵政管理總局登記
認爲新聞紙類發給登記證第六號

美獨佔資本貪贓枉法醜聞 重要閣員哈里曼羅維特等均有關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紐約訊：若干月來，此間即流傳一個大獨佔資本貪贓枉法的醜聞，牽連在內者有如等的紐約金融公司及政府顯要閣員。據息：美國若干較小金融公司會控告「摩根斯坦萊」、「狄隆雷德」、「哈立曼李普萊」等十七個大債券公司，非法操縱美國的證券營業。該案業於二月間由司法部反托辣斯司司長伯爾奇判決，上述十七個公司違犯托辣斯法。但美政府遷延至今，對此尚未採取任何行動。美前內長伊克斯日前在紐約報上尖銳揭露此事，並攻擊司法部長克拉克企圖庇護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爾、陸次德拉伯（以上二人曾任狄隆雷德銀公司的正副董事長），商務部長哈立曼（哈立曼李普萊公司的董事）及副國務卿羅維特等要人。據悉，在伊克斯等催促之下，美政府正以老大不願意的心情，緩慢地處理此案，而且即使訴訟成功，也不過是罰錢敷衍了事。「通用汽車公司」等違反托辣斯法案件，最近亦各罰五千元了事，即其一例。

美帝國主義如此「管制」日本 把戰爭罪犯奪爲上賓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東京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長美人季南，曾邀請日本法西斯份子參加雞尾酒會，尊爲上賓。被邀四人係前日本陸相宇垣及前日本首相若槻、米內、岡田等人。當某記者詢問季南因何理由設此宴會時，季氏竟喪心病狂答稱：「此諸人均曾在國內努力和平，理應尊重。」事後季氏並禁止東京各報登載該項消息。按：上述四人均爲日本發動侵略戰爭之主犯。

【新華社陝北二十五日電】東京訊：據日本消息靈通人士宣稱：美帝國主義將繼續給日本反動政府十億五千萬美元之信用貸款。日本政府前曾向美國要求八億五千萬美元之信用貸款，作爲三年期間購買糧食及輸入其他救濟物資之基金。同時額外要求二億美元之信用貸款，俾向美國購買船隻，以發展日本航業。

中共中央發言人嚴斥蔣美骯髒買賣 抵押海關換金元打內戰 維護國家主權只有加速打倒蔣介石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中共中央發言人稱：蔣介石匪幫與美國帝國主義者之間，最近又秘密的談妥了一宗骯髒的買賣，蔣匪已同意美國帝國主義的要求，把中國海關當作向美國借款的抵押。自血腥屠夫魏德邁來華考察以來，美國帝國主義已經過蔣介石匪幫攫去了中國多項國家主權。魏德邁在華期間，蔣介石匪幫賣給美國帝國主義的，有八個軍事基地，一個海軍基地，三個空軍基地，三個基地網，和在兩廣投資三億五千萬美元的權利。九月六日美人楊格就任平準基金委員會顧問，他和他帶來的一批美國人，就實施了對於蔣匪政府金融的監督權。十月十七日蔣匪政府外交部照會允許美國在中國駐兵，這樣就把駐兵權正式送給了美國帝國主義。十月二十七日簽訂的所謂中美救濟協定，蔣匪政府又把對於救濟物資以及中國生產及由外國輸入的同類物資的監督權給了美國帝國主義。十一月十日簽訂的所謂美國對華教育基金協定，就是蔣匪政府把文化教育監督權送給美國帝國主義的協定。此外，美國帝國主義已在蔣軍的訓練方面取得了日益增多的權利，並且正在企圖組織像存在于希臘的以美國人爲主的聯合參謀部，以獲得對蔣軍的指揮權。最後，蔣介石匪幫又出賣了海關的主權。蔣匪自七月以來出賣了如許國家主權，他所到手的美國借款，僅是二千七百七十萬美元的所謂「糧食救濟」。尚未到手而可能到手的，只有去年九月十二日簽訂的美棉貸款六千七百萬美元，十一月十一日馬歇爾所宣佈的三億美元，以及最近美國衆議院外交委員會所提出的「臨時援助」六千萬美元而已。自從人民解放軍反攻以來，美國反動派已經看出蔣介石匪幫在反對中國人民的鬥爭中，是一條「扶不起的癩狗」，任何援助也不能挽救這條癩狗的死亡。美國帝國主義者極端仇恨中國人民，然而中國人民既然證明是不可能戰勝的，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策，就唯有給癩狗以吃不飽餓不死的「援助」，以延長其壽命，延長中國的內戰，延長中國人民的痛苦。但是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神聖主權的侵略是決不放鬆的，在蔣介石匪幫形勢更加危險的時候，貪婪而吝嗇的金元帝國主義者就提出日益苛刻的條件，用更少的錢使蔣介石匪幫出賣更多的國家主權。美國帝國主義者中隨便何人，不論張三李四，烏龜忘八，只要高興就都可以把癩狗蔣介石訓斥一頓，蔣匪不但不敢出一聲氣，而且還要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發言人說：一切愛國的中國同胞，要想收回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主權，就只有實行今年雙十節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的內容，加速打倒蔣介石匪幫。最後清算竊國大盜的日子已經不遠了，蔣介石匪幫與美國帝國主義進行罪惡買賣所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由蔣介石匪幫與美國帝國主義者負完全的責任。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蔣匪政府已決定以減免關稅辦法，便利美貨傾銷，讓美國帝國主義放手向中國人民吸血。據蔣匪中央社十一月十七日倫敦專電稱：蔣匪政府已遵照其美國主子意旨，參加美國一手包辦在日內瓦締訂之「國際關稅與貿易一般協定」。該協定之目的，即在於適應美國「世界貿易」利益，藉以打破各國關稅自主權。據美國務院十一月十六日所公佈之關於日內瓦協定「分析報告」披露：蔣匪政府已答應對美國「最爲重要」之一百一十項物品減免進口關稅，其中包括普通消費品烟草、乾果，軍用物資機飛及棉花、無綫電、汽車、食糧、燃料、曳引機等，或維持現行稅率不得再行增加，或按現行稅率再行減低百分之十六又三分之二，至於何者免稅則未具體註明。美國方面則只答應對中國軍用原料如鎢礦及手帕等幾種物品，作某些關稅「讓步」。

蔣匪利用外匯管制 殘酷絞殺民族工業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據津報訊：上月十一日爲蔣匪當局規定之首屆「工業節」，是日津市民族工商業家均對蔣匪摧殘民族工商業之暴虐統治表示憤慨。民營華新紗廠總經理勞篤文指出蔣政府利用外匯管制對民族工業實施殘酷剝削的事實說：「華新紗廠等四家民營紗廠曾經請准結匯買美棉八千多包。（蔣匪）政府規定其中百分之六十作爲「代織」，按議價由政府收回，如此，華新一廠即須蝕本二百億元。」勞氏指出蔣匪政府對紡織業的統制除「代紡」「收購」「交換」之外，現在又多一個聯合配銷制。民營紗廠就好像被人僱用的設綫，只是按貨交貨，別的就說不上。裁縫還有個市價，而民營紗廠却只有一個官價。仁立呢絨工廠總經理朱繼聖訴苦稱：「現行的出入口制度對於廠家有百害而無一利。去年仁立一個月出口多的時候，到過十萬餘美元。這些外匯結果都被政府拿去，而今仁立所得的外匯配額，每季三個月不過二萬七、八千元，所買外國羊毛不足需要量五分之一；而所需用的染料根本得不到配額。結果廠家只好花四、五倍的大價去買。」啟新洋灰公司經理周叔弢稱：「啟新是國內最大的洋灰廠，目前產量只及戰前的二分之一，工業是拖不下去了。」經營光明植物油廠兼營出入口貿易之譚志清說：「光明這個小油廠，現在只開工十分之一。」他指出蔣匪苛捐雜稅乃是民族工業的絞繩；「有名目的不必說，無名目的動輒幾千萬元，這樣捐，那樣派，工商界如何受得了。」工業家李燭塵也說：「政府天天嚷工業化，而實際是破壞工業化。」

新鄉各區武工隊及民兵 聯合行動深入敵後 捕捉「會門」頭子地主百餘

【本報豫北訊】新鄉各村地主惡霸在特務頭子周毅及鄉公所主持之下，强迫羣衆組織「聯莊會」（槍會），派款派槍，要糧要丁，勒索敲詐，無惡不作，苦害得老百姓實在沒法過。

一區我武工隊於十一月十八日晚出擊南張門，捕捉「槍會」崗哨兩名，繳獲一響槍兩支。敵發覺後，當即向南逃竄，我武工隊乘勝又出擊西張門「會門」，敵全部解決，斃傷一名，生俘六名，繳步槍五支。十一月廿一日夜，一區武工隊又配合「四九部」一部，以神速行動圍擊三魯堡村之「槍會」及偽鄉公所，經兩小時激戰，即將該村「槍會」解決，僅武工隊即斃傷偽鄉公所三名，俘「聯莊會」員四名，繳獲步槍三支，一響槍一支，子彈百四十發，手擲彈三個。十一月廿一

冀南地武挺進漳河南岸 安陽外圍英勇護糧 一個月殲匪三百七十餘

【本報特訊】冀南軍區地方武裝挺進漳河南岸安陽外圍，英勇護糧。自十月十八至十一月十八一個月間，共斃傷俘敵二百六十六名，另俘偽反動「會門」一百一十一名，繳輕機槍一挺，步馬槍十五支，短槍五支，子彈五百七十發。十月十九日漳南大隊兩個連於瓦店集東南擊退敵程道生部二百餘人，斃傷共十五名，我無傷亡。二十四日晨安陽偽王自全部五百餘進至柳園以西地區搶糧，被我七團斃傷俘四十一名，狼狽回竄。同日我×團一個連在安陽河南岸之西耶濟與敵三十餘人遭遇，斃敵四名，我無傷亡。二十五日上午，×團在瓦店集東南之羅店活動，斃傷俘敵八名。二十九日，敵四十師殘部一個營配合土頑共一千人，全部進到安陽河南岸之吳齊、賢孝、楊齊一帶搶糧，我軍伏擊圍時，我機步槍手榴彈齊鳴，敵人回頭就逃，連爬帶滾、跳溝跳水，有的棉褲濕了水，脫了光着屁股跑。我勇敢的戰士直追三、四里地，計共斃傷俘八名，繳步槍兩支、一響槍三支、子彈二十四粒、軍號一個、手擲彈兩個，我無損失，安然返防。（許光、戈飛、啟華）

兩個營聞訊趕至，敵慌忙撤退，我勇猛尾追，斃敵十六名，傷敵十四名，生俘二名。三十一日夜間，我兩個連設伏於柳園西南之樊塔，次晨，偽安陽韓陵士鄉公所經過，被我斃傷俘八名，我無傷亡。十一月六日，安陽敵一一七團全部、一一六團一個營配合偽磁縣保安團、還鄉團共三千餘人，向張胡頂一帶進犯，我×營奮勇迎擊，將其斃傷八十餘名。十二日，×團在南吳齊與敵「擴兵隊」遭遇，斃傷敵「擴兵隊」隊長以下十四名，生俘副隊長以下十七名。十四日上午，敵二百餘到瓦店集東之社崖搶糧，我×團兩個排結合楊齊村民兵將其擊退，斃傷數不詳，我無傷亡。十五日，偽王懷密部及「還鄉團」共六百餘人，分五路向羅店、杜莊進攻，被我斃傷四十三名，狼狽竄回。十七日拂曉，我×團圍殲駐瓦店集東南宋樑橋之偽「會門」反動武裝，除十數人逃竄外全部就殲，計斃傷共十名，俘一百一十一名，我僅傷亡二人。

統一指揮向敵猛打痛打狠打 湯陰軍民主動出擊 收復菜園青山李朱等十村鎮

【本報豫北訊】解放軍三〇六部配合湯陰營兵獨支及各區武工隊、民兵等，組成優勢力量，在縣指統一指揮下，向土匪「還鄉團」「會隊」展開全面出擊及猛打痛打狠打的攻勢。十一月十二日起至十一月十九日一週內，我曾向敵出擊數次，敵駐廣大村莊均受到我強大力量的打擊和威脅。總計我共殲敵「還鄉團」、「會隊」等二百六十七名、（擊斃「還鄉團」、大寺台「會隊」隊長等以下一百二十四名，敵傷四十九名，俘敵「還鄉團」「會隊」等九十四名）。繳獲步槍三支，曲把子兩支，子彈一百三十六粒，紅纓槍、鐵叉、木棍等土武器甚多，牲口四頭，收復菜園（殲敵及繳獲不明），大青山、小青山、前李朱、後李朱、韓莊、部落、小宋、奄上、大寺台等十個村鎮，並粉碎了蔣匪進犯宜溝的企圖，我方僅輕傷三名。

經過一週的全面出擊，湯陰敵我情況開始變化，敵人士氣普遍低落，日夜不安，深怕我軍攻擊，敵人由原始盲動、吶喊、威嚇進攻已變爲縮頭縮尾，轉入被動挨打狀態，修築簡單工事堵村口街道，並開始集中退却防禦。我方士氣高漲，由防禦轉移而轉入主動向敵出擊，開始解放村鎮。（李復倉）

陝北我軍收復安邊

【新華社西北二日電】據報陝北三邊寧條梁鎮之馬鴻逵匪軍及地方團隊，懾於我軍聲威，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午夜棄城西竄，逃入安邊城，二十九日黃昏又由安邊西竄，當被我軍追擊，除予敵軍重大殺傷外，生俘六十餘名，安邊城、寧條梁鎮當爲我軍收復。

西北醫務工作者辛勤服務 傷員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二

【新華社西北二日電】陝甘寧邊區醫務工作者熱情忠實而艱苦地爲傷員服務，出現了一批模範與功臣。衛生員霍鳳鳴隨戰鬥部隊深入火綫，冒着槍林彈雨，揹傷員到山溝裏包紮傷口，有時甚至敵人手榴彈在他面前爆炸，都未停止救護工作。衛生員房森棟向敵人投擲手榴彈，利用彌漫塵煙從火綫上揹回傷員，解放戰士衛生員李倫孝自動留在戰鬥部隊某班掩護運送傷員，直把最後一個傷員揹下火綫爲止。醫生高萬民隨同三人在戰地設立傷員轉運站。高醫生不僅白天爲傷員救治，晚上還値夜班。一人担當了醫生、護士、炊事員的三種工作。青年女護士翠香，也是整夜忙碌着護傷員，並把自己棉被給傷員蓋。該院展開「突擊護理」運動後，衛生員劉金柱一人担任四人工作，女醫生吳波、王瑛、江洪等親自往來抬運傷員，在「戰傷外科治療爲主」原則下，用藥已減少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傷員死亡率減低到百分之一點四，該院已有一百八十五位醫務工作者榮任爲功臣，在前綫服務之國際公誼服務會第十九隊亦全體記功一次。

太行民兵十個月殲匪萬餘 普遍走向聯防作戰 由內線戰鬥轉爲挺進敵後

【新華社晉冀魯豫一日電】太行區武委會公佈，該區民兵於今年一月至十月中共殲蔣閻匪軍一萬一千五百餘，超過原訂全年殲敵五千之計劃一倍以上，並攻克敵據點四處，燬敵碉堡十八座，收復村莊八十八個。繳追擊砲兩門，小砲四十門，機槍六十挺，長短槍二千餘枝，繳獲牲口二千六百餘頭。民兵戰鬥力的日益提高，表現了逐月殲敵數字的上升，九月份殲敵三千五百餘，即超過一月份殲敵六百的五倍。戰術上亦已由分散作戰普遍走向聯防作戰，由內綫作戰轉爲挺進敵後，地雷炸敵已成羣衆運動，小型殲敵戰亦日益增多。

麻痺疏忽就要吃虧！ 安陽敵搶走糧食兩千多斤

【本報冀南訊】十一月十七日，困守安陽的蔣匪軍「一一七團」、偽「磁縣保安團」、「鄉公所」共三個排的兵力，帶機槍三挺，强抓「民伕」五百餘，由豆公、劉莊、洪河出發到城北二十餘里的各村搶糧，出發時編制一個兵帶五個「民伕」，一進村即到各戶亂搶糧，但敵人進到各家時，羣衆都是男女老少和敵人爭奪，阻止敵人搶糧，有的拉住敵人的衣服不讓搶，有的抓住「民伕」的布袋不放。正在爭奪之際，某部已在村外打槍，敵人聽到槍聲，慌亂逃跑，「民伕」向我們羣衆求饒說：「俺給你倒出糧食給俺布袋。」羣衆聽槍聲愈響愈近，更抓緊布袋不放，並氣憤的答：「等等走吧，不然把布袋丟下跑吧！」因此「民伕」丟掉了布袋，軍隊也不顧民伕，四處逃散，我當擊傷敵四名，打死一名，繳獲步槍三枝，子彈二百五十餘發，騾子兩頭，敵人僅搶去我糧食二千一百斤。（石峯、吳興、孫文活）

●●●●●●● 攜帶蔣匪槍械逃回 滕連溪等被俘不屈

【新華社晉冀魯豫一日電】蔣匪六十八師工兵營二連士兵滕連溪、武開鐸、宋協仁攜機槍、擲彈筒、步槍各一，於日前自菏澤逃出，投奔我鄆城縣指揮部。三人均爲解放區被俘之翻身農民，滕曾任村武委會長，今年於膠東作戰時不幸被俘，在河北南被蔣匪强迫當兵，並遭受嚴刑毒害，被嚴密監視，始終堅貞不移，此次終伺機逃回解放區。

清風店及石莊戰鬥中 湧現大批新鋼鐵班 指揮靈活永不打糊塗仗

【新華社晉察冀二日電】在清風店及石莊戰役中，我某部貫徹「技術研究」，在激戰場中湧現出不少新的鋼鐵班。某部七連二排排長劉忠田在進行戰鬥組織指揮時，具體明確分工，指揮部署詳細，選擇突破口，當發現敵人火力時，適時的運用火力掩護，及時改進戰法，因此傷亡很少。該部某連二排在清風店戰役中，解決了敵人兩個排，打退百餘敵人衝鋒，全排無一傷亡。該部四連二排長王保呆於清風店殲滅戰中，親自上前察看地形，十六次根據情況，不斷修正計劃，他們連克四院，無一傷亡。某部五連二排排長趙才同，遵化各村道時，離敵百餘公尺的地溝內，擁滿了人，他好形變成了壞地形，即以命令全排低姿到開闊地，他以戰鬥隊形，很低姿向敵進攻，結果一人傷亡。敵很堅決，敵人槍無眼，他們發命令：「一立着個身子，各個躍進。」一個戰士不聽命令臥倒，負傷。某部三連一班在石莊戰鬥中，堅持陣地，全班打垮敵人四次衝鋒，無一傷亡。其原因是：（一）指揮掌握情況，作到了及時靈活，不打糊塗仗，那裏打槍打砲，班長一面詢問上級，一面自己留心考察敵人在那個方向？多少人？同時向石莊市街至還擊？堅持戰時，讓戰士們休息，自己來監視敵人。（二）處處關心戰士，每個人做工事不馬虎，親自給每個人看地形位置是否恰當，是否研究好了命令，誰也不許有任務外面探頭探腦，不許在工事中吃飯。（三）火綫上不集中，形散疏開，拉開時作戰迅速。（四）從沒有過一個不經打就讓猛衝的情況，作戰時副班長打追，不亂放一槍，手榴彈不到不放，戰鬥中經驗較多的老戰士把他們的技術和經驗教給新戰士，在戰場上互相照顧，作得更好。

我軍贏得全面主動權 人民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即使是中國人民的敵人，現在亦已承認中國戰局已起根本變化，中國人民解放軍已贏得中國戰爭全局的優勢與主動權。美聯社南京二十九日電引所謂「觀察家」的評論稱：「在廣闊內戰的各個戰場上，共軍（指人民解放軍）都已握有對「國軍」（指蔣匪）將領們的主動權。戰爭的主導權，顯然已由蔣介石戰略家們手中轉移到共軍將領的手中了。在過去數月內，共軍將領能預測「國軍」（蔣匪）每一次戰役，而及時的牽制使「國軍」（蔣匪）的攻勢失敗。」又稱：「人們日益相信，劉伯承將軍部隊的向南挺進是共軍長期計劃的一部份」。合衆社南京三十日電引所謂「有資格的軍事觀察家」的評論說：「儘管打了兩年仗，政府（指蔣匪）的地位，今天看起來比以前更黯淡了。」「自七月以來，政府（蔣匪）軍就被迫在各主要戰場上採取防禦，共軍以保有中國糧食與人力鉅大供應的廣大鄉村爲根據地，實際上已能自由消滅或困守於孤立城市或鐵路上的「國軍」（蔣匪）守軍」。而蔣介石方面則在各主要戰場上「耗盡了進攻力量，喪失了主動權」，「戰爭之轉趨危急，已引起（蔣匪）官方人士及（蔣）政府的嚴重憂慮，」「這就是他們（指蔣匪）正在忙於改組作戰指揮部，組織新的軍隊，重新佈署舊的軍隊的原因」。

蔣賊在華北日暮途窮 撤換家奴爲自己遮羞

【新華社陝北二日電】據各方報導：由於華北蔣匪軍事不斷失敗，蔣介石匆匆在北平住了三天，已於二十九日飛返南京。蔣賊對其已形危急的華北軍事局勢的唯一應付方法是「改組」其華北的軍事機構，撤換其所不信任的幹部。蔣賊北平行轅已於一日宣佈將張家口綏靖公署撤銷及保定綏署撤銷，成立一「華北剿匪總司令部」，以傅作義爲總司令，原任保定綏署主任之孫連仲則已被免職。據合衆社北平電稱：「自九月間孫連仲手下半打以上的重要人員被捕以來，孫氏即將被撤職。此間輿論界認爲蔣介石保留孫氏河北省主席一職，僅僅是留面子。」此外，在以桂系爲主的李宗仁爲主任的北平行轅之外成立了所謂「華北剿總」，結果前者就變成了空頭機關。蔣賊的這些措施，完全是爲了給自己遮羞，但傅作義在人民解放軍打擊之下，不久也就要到來他們覆滅的日子。

華中九專署發表文告 號召進一步貫徹複查 在農民執政基礎上發展武裝

【新華社華東二日電】濱江臨海與淞滬僅一水之隔的蘇中（南）（通）如（皋）（海）門）啟（東）地區軍民，一年來在堅持愛國自衛鬥爭的勝利基礎上，積極發展大反攻力量，該地民主政府九專署於上月發表文告，首先總結一年來全體軍民流血苦鬥，粉碎蔣匪兩萬以上兵力之長期殘酷反覆「清剿」、「掃蕩」，獲得殲匪五千餘人，瓦解蔣匪土雜一萬一千餘人，堅持了大塊陣地，保有全部地區十分之八的政權，在近五百萬畝土地上進行土地改革，近百萬無地少地農民初步解決了生計，六、七千人自動參加主力，地方人民武裝發展四至五倍等成就。繼指出：蔣匪「清剿」中，內綫的人民政權能夠堅持以至發展，主要是由於廣大農村幹部無例外的參加了武裝鬥爭，在堅持對敵鬥爭中繼續發展羣衆力量，保證了勝利。因此，目前必須進一步貫徹複查，大量提拔複查鬥爭中的積極份子，使農村政權真正成爲農民的政權，以鞏固發展反攻力量的基礎。文告最後號召農民在執政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武裝，保障人民生活與部隊給養，做到足食足兵，反收租，清匪四時鬥爭，並對蔣匪土雜普遍展開大反攻勝利宣傳，加速瓦解敵人，爭取更大勝利。

十字河紡織貸款 貸給地主吸紙煙

【本報平順訊】我們在檢查貸款中，發現由於缺乏之階級觀點，造成不少偏向，沒有注意幫助貧僱解決生產困難。如趙城村第一大隊，貸紡織款的二十五戶，舊中農就佔十三戶，佔貸戶的百分之五十二，新中農十二戶，才佔百分之四十八。從貸款金額上看，舊中農佔百分之五十一點八，新中農佔百分之四十八點二。又如大石頭河村給舊中農李狗則、楊萬富等每人貸款八百元，叫婦女買花紡織用，結果沒用於生產上，買鹽打油胡花了。更糟糕的是十字河村，今春貸紡織款七萬元，是平均分配的，沒眞正從階級成份上分別看待，竟給被羣衆鬥爭過的蘇蘇、蘇法增、李元零等三個地主每人貸款千五百元，結果他們把錢吸紙烟賭胡花了。以前我們檢查貸款，往往只是從貸款的用途和生產獲利上來打圈子，沒眞正從階級觀點來嚴格檢查，這是造成偏向的主要原因。由以上說明，我們的貸款必須樹立正確的階級路綫，把貸款眞正貸到翻身農民手裏，不要如俗話說：新發戶還得靠破財主。使貸款在生產戰綫上發揮它更大的力量。為了把冬季生產搞好，我們今後在貸款上，也必須進行三查：查階級、查用途、查生產利潤。現在全縣正普遍進行結合作社轉貸與查貸中。（平支通訊組辭榮）

款都貸給了誰？
各地都要深入的檢查一下

【本報陵城訊】在這次檢查貸款中，發現很多村因為沒有階級觀點，叫地主從中取巧貸了款，而缺乏生產資金的貧僱，卻貸不到足夠的資本，還有的村莊，不把貸款用來生產，隨便拿來買糧食、買槍用了，這都違背了我們貸款扶植貧僱農民生產的目的。里沙村兩次貸款三十二萬元，竟讓四戶鬥爭對象貸款二萬元；張立東貸款一萬五千元，不用來生產，都買了糧食吃，張秋小貸款二千元，都還了賬。從貸款的戶數來看，貧僱和中農差不多，但從貸款的數目來看，那就差的太多了。如十月八日的貸款中，十二戶中農即貸款十三萬元，而該村十五戶貧僱才貸八萬九千元，還沒有重點的扶植貧僱。另外泥河村把貸款買槍花了五萬元；財獸村×××竟讓鬥爭對象吳春貸款一萬元；副村長×××（編者按：通訊員應該把他們的名字告訴大家！）對還綠的人還姑息什麼？竟以把上貸款轉讓給他們鬥爭的對象朱林祥一家萬元。是否有類似現象，並希望各區嚴格檢查，必須糾正貸款中的不良現象。（振文、國香）

子鎮抓緊時間 紡織運輸積肥

【本報訊】子鎮收耕剛結束即抓緊生產總結，提出：「彌補夏秋兩歉收，生產節約補窟窿，貧僱農民都勞動」，「明年春荒不發愁」，「人勝天災靠勞動，不怕打少怕不用，省吃儉用補災情」等積極生產口號，組織合作進行生產。比如上街大隊，將全隊四十二個男勞力，四十一個女勞力，三十個兒童，二十八頭牲口，組織了紡織運輸各種作坊與打柴積肥等生產活動，統一按活按技術計工生產，生產收入統一評價，根據各人所需統一按工分紅。他們組織了五個紡織組，自動入棉花、布機（每架機作八千元股金）作資金，每紡一兩上等綫作一分二厘五，一兩中等綫作一分，一兩三等綫作五分，織一斤平常布作四分，抖一斤綫作一分二厘五，每紡一兩過一付綫杆作五分，織一條毛巾作一分（尺二大毛巾）。兩個運輸組，一座油坊，每人一般的每日作十分，織一尺斜紋作一分二厘五，最高的十二分，牲口運輸往返三十里運十斤作一分，油坊好牲口每日作十六分，平常十五分，差些牲口作十分，打水非外運輸因起早搭器，每日人牲口津貼一百元。為了準備明年農業生產，所割柴的一般柴根據生活輕重技術高低，評工計分。另外，軋花、賣飯、磨坊各一組。近日井組織包工十分，八十斤作十分。各種生產所得，如布定、手巾、油餅、糧食、柴、肥等均作價，根據各人組織起紡織組十三個，定期實行勞資二八（勞八）來分，現正分第一批紅利。現全村在四個小型合作社統一領導下合來進行。

按：此種全面組織抓緊時間全力進行冬季生產，不僅為副業且注意打柴積肥為明年農業生產打基礎，是非常對的，但各種生產組織統一領導統一分紅辦法是否適用於農村環境及眞正對貧僱有利，則尚須研究。（黎城冬季生產小報）

太行扶助貧僱冬季生產 增撥低利貸款二萬萬

【本報太行二日電】此間行署及冀南銀行太行區行為解決貧僱羣衆彌補災荒歉收進行生產的資金困難，特決定增撥低利貸款二萬萬元。計一專區五千萬元，二專區五千萬元，五專區三千五百萬元，餘則留歸區行作機動使用。利息一律八厘。該兩機關並已分別指示各縣，在冬季生產中，要深入貧僱層了解他們的要求與反映，根據此反映與要求，檢查過去貸款中的階級路綫，進行調整與轉移。在發放新貸款上，一定要讓貧僱評議、討論、分配使用。迅速將貸款有重點的分配，到受災及資金缺乏的貧僱手裏，依各地自然條件組織生產。該指示並強調提出，此次新貸款的分配，必須貫徹為貧僱服務的階級路綫，即那裏貧僱多，那裏多分配的原則；克服單純強調結合一定的私資與周轉快及機械的限定用途等非階級路綫的做法。

【本報太岳二日電】陽城六區區聯社為扶植貧僱冬季生產，特組織一千萬股金，幫助貧僱紡織、運輸。該社幹部回憶往年發放貸款中，曾將貸款流入富農手中，作不正當用途。如綫地村富農李世乾，便將二萬元的貸款做設機生意。造成此種缺陷的主要原因，是階級觀點的不明確，工作不深入。李世乾的貸款就是單聽了該村生產委員的介紹。因此決定今冬抽出四個人，專門下鄉發放貸款，並吸收游資，全力扶植貧僱，並且利息特別低。自十一月一日起至目前，已貸出一百二十九萬元，其中貧僱農即貸七十九萬一千元。蘆家河紡織婦女貸款後，決心提高紡織質量，向外來貨競賽。現第一批二十六疋布將下機。柏朵村貧農郭小辭互助組，六個人進行運輸，錢不夠，區聯社便新貸給二萬元。運輸一次，除吃喝外，每人賺利八千元。計算至年底可再運輸五次，每人可賺四萬元左右，解決了自己困難。同時為了將紡織運動普遍發展起來，號召婦女學習紡織，不要怕綫紡不好，並將已收到質量較壞的綫，染上顏色，織成各樣毯子，打開紡織銷路。

沁水佈置冬季生產 強調掌握階級路線

【本報太岳三日電】沁水縣委會於十一月十三日召開全縣區村幹部會議，佈置冬季生產。首先反省了生產中貧僱路綫。許多區村幹部反省出已往未注意貧僱領導與解決貧僱困難，甚至有些村莊的合作社被封建勢力操縱，或者股金大部份是中農與富農的。環河合作社曾被稱為最好的合作社，而封建富農還便在該社入股三十萬元。同時一般合作社不敢給貧僱貸款，唯恐還不起。

農之剩餘資金與貧僱之勞力相結合，大量發展農副業相結合的小型互助合作社，並管制地主生產。今冬合作社則以發展紡織為主，運輸以認眞的解決今冬貧僱生產中的一切困難：（一）合作社緊縮業務，拿出一部份資金為貧僱解決困難。（二）沒收鬥爭對象的股金，並開除其社籍，將其股金借給貧僱作生產資金。（三）銀行貸款先儘貧僱，過去貸給鬥爭對象的款立即收回貸給貧僱。（四）組織木工合作社，為貧僱製造紡織工具，並具體要求全縣今冬要發展紡婦一萬人，織婦一千八百四十六人，紡車一萬八千零五十九架，織機二千九百六十六架。一、三、七區以發展拉梭機為主，二、四、五、六區則以提高技術為主，爭取各村發展平衡。

運輸要賺四石米 婦女紡織十斤花
屯留確定冬季生產五大任務

【本報太岳二日電】屯留於上月二十一日全縣各種英雄模範會上，確定冬季生產的五大任務：（一）婦女全半勞力組織起來，展開「十斤花」的紡織運動。提高質量，要做到彈好、紡好、織好。（二）展開「四石米」的運輸運動，爭取每輛車賺到四石米。（三）要學習張英才等的輪班運輸與支差結合的運輸辦法，為增加七百頭牲口而努力，爭取做到每五十畝地一頭牲口，使壞牲口變為好的，沒有牲口的變為有牲口的。（四）展開積肥運動，勤掃、勤墊圈積糞土，爭取明年每畝地上糞四十五担。（五）積灰熬硝，完成一百八十萬斤灰、七萬斤硝。在進行冬季生產中，首先要克服「一年莊稼半年閑」的歇一歇思想，在「一年莊稼二年完成」的精神下，完成我們今年冬季生產的五大任務。

康窪發展簍子業 全村渡荒不發愁

【本報冀南二日電】衡水康窪羣衆發展特種手藝簍子業。該村一百零三戶，男女四百八十六人，每人平均二畝多地，每年農業收入不夠全年的生活。事變前該村有簍子作坊，日寇投降後，沒有恢復，貧苦羣衆已漸漸沒法維持生活。今年正月，村裏開了四個私人作坊，一個合作社作坊。秋後總結，工人工資及商販紅利，共得五百萬元。秋徵中，羣衆說：「今年咱們交公糧沒發愁，貧苦會員得的工資米還用不清哩。要沒有簍子作坊，恐怕弄不了個冬飽。」因今秋年景很壞，羣衆生活更需依靠作坊。今冬多自願規定了公約：（一）統計貧苦會員沒手藝的四十多人，分了八組，發作坊的籃子，不用資本，按批發價九扣，賣出交款後，剩回退貨。有手藝的男女會員和小孩，完成家庭雜活後，隨時作工。（二）各作坊工資價格一致，全體工人討論決定。無論大小工，比春季增加一百元。（三）剩餘股金不限制，會員隨時入股。（四）工資可隨時入股，各作坊出的成品，為了合作社統一售出，各作坊貨品價格一致。該村初步結賬，每天能出三十萬元流水，與去年比較起來，去年百分之八十戶的生活不足，今年則全部可渡過春荒。

晉城四種互助類型

【本報太岳二日電】晉城於六日結束的全縣勞動英雄模範幹部等大會，總結出全縣互助組共有四種類型：第一種，有二區南嶺、義城，七區李寨、李溝，四區天水嶺，一區東關等村互助組。其特點是：（一）集體生產，使工票，農業是死工活計；（二）參戰變工是工頂工，參戰走一天頂一天，全村滿打滿算；（三）參戰與農業工都是一塊，各清各項，沒有互助到副業生產是按資分紅，誰入的多誰分的多。這類互助組的好處是解決了參戰與勞力缺乏的困難，完成了參戰生產任務。其缺點是：（一）越有辦法的人越容易發財，沒有辦法的人就不行。如南義城五助組即是如此；（二）不能充分發揮剩餘勞力，因為還沒有三種變工互相結合起來；（三）合作社與農民生產脫離，所以也不能調動全村的勞力來，只是按資分紅；（四）正因為不是三者結合，所以副業也不容易專門化，搞副業人要種地還要參戰。第二種有六區北坡、五區小莊、七區小東溝、二區魯村等村互助組。這類互助組的特點是：（一）農副業參戰統一起來了，比前者更進了一步；（二）實行了勞資分紅，可以發揮各個人的生產積極性；（三）記工均是按活計工，可以刺激生產；（四）參戰是長短差、全半勞力統一算賬，都不吃虧。但也有幾個缺點：（一）農副業雖按活計工，卻是按死股（原規定）分紅，因此勞動力強、技術高的人就不願做的更多；（二）農副業參戰三結合中只結合了運輸，農村重要的紡織等沒有結合起來；（三）……除解決參戰問題外，在農副業上能發揮各個人的一技之長，越做得多，做的好，工越頂的多，如此副業可專門化，可使技術不斷改進，質量更加提高；但也還有兩點需改進：（一）大合作社還是按資分紅，應該按勞分紅。（二）跑運輸也是各組一天算一工，有時也不能發揮他個人的積極性，在這方面以七杆村作的好，他是越賺多分紅，和工資也越多。第四種，如廣能的（土地互助）新辦法，還互助辦法實行後，可以解決「三合互助組」中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如先做後做，農具、牲畜缺乏，參戰人員的安心等，但也還應該改進。

太岳行署指示 結合冬季生產 進行冬學教育

【本報太岳二日電】太岳行署頃發佈冬學指示，確定今年冬學的方針是服務戰爭與生產，強調冬學教育要結合冬季生產運動，在冬學內普遍深入的進行組織運輸、積肥等生產教育。第一、使羣衆從保障供應、充實大反攻物質基礎的積極意義上來認識今冬生產的重要性。第二、掃除羣衆生產中的思想障礙。如等待、複雜、無暇生產等，以提高羣衆生產情緒。第三、宣傳發展、獎勵冬季生產的各種政策，宣傳生產經驗，交流生產技術，表揚生產模範。把冬季生產的實際問題口號變為羣衆的實際行動。並通過冬學，組織運輸、紡織等生產。冬學的組織形式和教學方法，要適合羣衆的生產組織形式，如參戰隊、運輸隊、紡織組等。要求不悞工或少悞工，要抓緊羣衆閒暇或吃飯時間，發揚父教子、子教父、夫教妻、兄弟互教的優良風氣。糾正過去分散的教學方法和不結合，一定要集中辦冬學的辦法。

暴　行　與　反　抗

●●●●●●●蔣匪怎樣對待我們●●●●●●●

蔣匪於七月間侵入魯中太小王莊地帶時，開始沿各村將房屋點燃，方圓廿餘里內煙霧漫天，三千餘間房子化為灰燼。老年人不忍，紛紛下山救火，均遭蔣匪殺害，村中未逃下山的老嫗，或冒險搶救屋中物資，時亦遭難。郭家溝村李大嫂，衝進烈火的屋中，搶出一包棉花，但被蔣匪發現，從她手中奪去，拋入火餘中。她再衝進屋中，蔣匪卻把小門掛上，直至頭髮被燒，仍不省人事時，始被其老母拖出。匪徒們仍不甘心，同時又搶劫人民一切木器、衣食，拋入火中，挖地穴，剝光衣服，搶劫人民的財富，並捕四百餘婦女，迫令往王莊天主教堂任意姦污。人民因流離失散，衣食無着，傷寒病倒。該地匪走後，已半數染病倒。

●●●●●●●共產黨是有種的●●●●●●●

蔣匪包圍了章（邱）縣（新縣）大夫莊時，將全莊羣衆捆打，迫問村幹部姓名，羣衆雖被咬牙拷打，一無所供。此時，全村農會長韓某年已五十，挺身而出，說：「我是農會長。」匪徒們說：「好！你真有種，為什麼要當農會長？」韓答：「為了窮爺們鬥爭！」匪徒們又邊打邊問：「你為什麼領導鬥爭？」韓大罵說：「窮爺們信任我，我就應該領導鬥爭！」最後，韓慷慨就義，大喊：「共產黨是有種的」。

●●●●●●●混過敵陣救傷員●●●●●●●

九月十四日解放軍在壽光、臨淄區某村阻擊戰中，戰士周殿元部受傷，未及救出，敵盤踞該村三日，翻身農民隋興之、張士選二人於黑夜在豆地裏找周殿元，久未找到，他倆即裝着割豆，通過敵人崗哨，後在高粱地裏找着了。即用禾楷把周蓋起來，回家燒一壺開水，拿兩個白麵餅偷送給他。夜間秘密弄到一付扭架，把傷員抬到淵邊，找到小船，安全護送到後方醫院。

●●●●以『打死』對『打死』●●●●

自蔣記「還鄉團」於九月初侵入萊陽、平度等縣以後，即對羣衆開始了血腥屠殺，僅在平（度）南縣周戈莊、曲家等村即被打死三十餘名，從昌（邑）南縣逃到八家寨的難民有二十多個被蔣匪用機槍打到水中淹死，並組織還鄉團地主倒算，殺死羣衆，幹部，一氣就活埋了十八個村幹部。蔣匪「還鄉團」此種暴行激起羣衆無限的憤怒。組織麻雀組，破路隊與敵周旋。夏格莊的地主向羣衆倒算時，羣衆大怒，齊喊：「今天有你沒有我，能拚死，不能餓死」，拿起鍬和鐝將地主打死。

●●●●●●以參軍回答敵人的殘殺●●●●●●

益壽段村附近十餘村幹部羣衆被殺了，連烈士墓也被破壞了。羣衆憤怒說：「生的不能保，死的也不能保」，於是掀起參軍復仇運動，十天內，全縣即有四百餘人參軍，廣饒辛店區十月一號一天內就有四百七十四名壯丁擁入主力。樂化縣馬當區也有二百三十六人參軍。惠民等縣也紛紛展開了參軍復仇運動。（新華社山東二十九日電）

沁溫羣衆募集棉衣 救濟焦修等地難胞

【本報沁陽訊】沁陽二區各村羣衆，自區上提出動員衣服，救濟焦、修等地轉移出難民及邊地被災羣衆號召後，各村踴躍捐輸，原來區上號召動員二百件，但各村在自報下都超過了任務。如西萬村原報十五件，結果完成了五十五件，校尉營原報十七件，完成廿二件；岔窰原報十四件，完成十五件。有的羣衆拿出一些棉花，有的是給衣。西萬村羣衆說：「咱們安穩在家穿棉衣，也得叫難胞們穿上棉衣。」他們提出口號：「天下農民是一家，多動員一件，少一個難民受冷。」有的村在一個會上，就有羣衆當場把棉衣捐出。熱烈精神，眞正表現了解放區農民間的階級友愛。另外溫縣一等地現已募到棉衣八百餘件。（志鵬）

【本報太岳二日電】晉城金匠村，於最近總結一年運輸，共賺洋四百五十一萬三千元，共買回牲口三十五頭。其主要辦法有：一、在運輸生產中，鼓勵各戶都買牲口。誰要買牲口，全組就將牲口運輸賺的錢，全部集中起來幫助，以後買牲口戶賬回來再歸還。二、在農業季節中，為使農副業兩不悞，抽出少數人員，每人趕二頭至三頭牲口，輪流運輸。餘下的勞力，全參加農業生產。三、參戰的民兵、民工出征時，可把牲口交與互助組，輪流搞運輸，以後按畜力運輸次數分紅利。這樣從去年秋後開始運輸到現在，一年內，賺下的錢除買牲口三十五頭外，還剩本幣一千一百一十七萬二千元。今年冬季生產中，計劃做到每戶一頭牲口。

這叫羣衆路線嗎？
任縣東西望個別壞蛋不歸隊 羣衆說惹不起他就一齊跪求
（造成此種現象原因應作檢討）

【本報任縣消息】在「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的口號下，任縣進行了歸隊運動。開始有幾個村莊，如張台、舊州等村幹部，急於求功，第一天接受了任務，第二天便把逃亡戰士扣起送往歸隊營。經檢查後，因動員不成熟，仍叫回村再做工作，進行說服，打通思想。同時小報也緊密的配合着，指出急性病要不得，並着重說明：「歸隊任務完成不完成，就在會不會發動羣衆，走不走羣衆路綫。」村幹部們把任務交給了羣衆，相信了羣衆力量，叫羣衆去和逃亡戰士講理，解決一個人的具體問題，自動歸隊。二區吳家莊村搞的最漂亮，當開始動員時，只是村幹部動手，坐村幹部徐贊廷同志指出這樣完不成任務，必須分公民組，叫羣衆去動員，最初羣衆有點害怕，後來不怕了，侯杏衛不歸隊，說壞話，對羣衆說：「叫你們到俺家中吊孝吧！」但羣衆不着急，分班去和他父親講理，結果思想打通了，那個去了，那個出來又是這個進去，日夜勸說，循環動說，羣衆說：「惹不起你，怕你，咱給人家跪下吧！」幾個老頭領着三十多名羣衆跪下了，（這是對羣衆的一種侮辱——編者）羣衆說：「人有臉樹有皮，你們恩典恩典吧！」他們受不住這樣的刺激，流出了淚，馬上回到部隊中去。小王莊孫寄山等兩人聽到歸隊偷跑了，羣衆說，跑了和尚跑不了寺，到他家去動員，兒童團、姊妹團，在他家唱反逃亡歌，院裏屋裏、地上炕上、椅子上、桌子上，到處都是孩子，農會民兵就勸說他父親、母親，結果他看在村中不能存在，只好低頭認錯，自動歸隊。（悔紋）

腥風血雨的煙台
·譚培章·

蔣匪軍進佔烟台後，第一件事便是強迫市民「自首」，登記七天，隨後即進行大批逮捕，被捕無辜羣衆總數已達二千人以上，每日平均有十人遭殘殺，慈善團體進德會共收了一百多個沒有了頭顱的屍體，而在山東路小學裏則放着一百多個沒有身體的頭顱。蔣介石法西斯野獸吃人的血腥恐怖，到了使人難以想像的程度。過去遊人如織的海岸路畔，現已鴉雀無聲，岸上血跡斑斑，海潮高漲時，麻袋包裹的屍體隨潮浮沉。蔣匪某部的一個秘書自供：「我一手就殺了三十多個人。」

蔣匪苛捐雜稅亦隨其魔爪而至，諸如離民捐、出伕捐、修工事器材，保甲自衛捐、慰勞捐等等，每一商號每天總要被勒索八萬元（蔣幣下同）左右。某某藥行二十幾天營業收入總數為五百六十萬元，但它所負擔的捐稅則有：花生油五十斤，麵粉五十斤，木柴一百五十斤，雞民捐一千餘萬元，合計五千二百餘萬元，共負擔幾超過其營業總額之十倍。聞名遠東的張裕釀酒公司，僅一天內即被勒索軍艦捐五百萬元。而隨意敲詐，已知者有燕子公司、德鐘廠、商業銀行等七家大商號，順被勒索各達四百萬元。蔣家匪幫可以任意給他們戴上「八路」帽子，實行封門滿產。如華豐商店、同順烟廠及瑞豐麵粉公司等均遭洗劫，烟台蔣匪市黨部上月五日又成立了所謂「勞軍運動委員會」，準備作更澈底的搜刮。

蔣家匪幫的所謂「公買公賣」，更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鬼話。十一月中旬，烟市花生油奇缺，蔣匪當局規定官價每斤蔣幣三千元，向商民強購後，又以一萬八千元一斤出售。商人均叫苦連天，只好將大部貨物隱藏，僅以幾種次要商品應付門面。最近市內物價狂漲，十七日一天內各物陸漲百分之四十到四倍不等，包米（按即玉米）由每斤一千五百元，漲至六千元，赤金由三百萬元一兩漲至四百二十萬元。市內各物均奇缺，蔣匪當局已封存全市木料，準備作修工事用，糧食亦實行管制，商家有糧須全部登記。煙台燈公司因缺煤將鐵廠拉去，現已僅夠兩日之用。

閻匪垂死掙扎 殘害平遙人民

【本報太岳二十八日電】作垂死掙扎的閻匪，正以各種殘忍手段加在平遙人民身上。在其召集的縣長會議上，公開決定，不惜再殺害平遙六百農民，來完成其每兩糧徵麥子二石三斗八升（雜糧三石一斗）的計劃。除以強徵民糧外，又在各村實行所謂「轉生會」。閻匪每到一村，即強迫羣衆集合自述其生平歷史，從七歲到現在的所作所為，並追清其過，邊哭邊打自己的臉，打得紅腫才行，如稍有遺漏或忘記，就要用亂棍打死或扣押。如不能繳納糧食，即查封家產，提出門外。現我保北、杜村一帶，即有許多被提出來的羣衆。九月十日閻匪郝建榮、李「奮鬥團」血洗果則溝，一次即殺死農民十二人，重傷七人，拉走牲口十一頭，搗毀民房十二處。閻匪這種血腥獸行，不僅沒有壓服平遙人民，更激起羣衆對閻匪作英勇鬥爭。如閻匪血洗果則溝後，該村羣衆即活捉閻匪馬蘭、郝建炳、杜顯後等五人，召開三百多人的公祭復仇大會，把馬蘭等人活祭於死難者的靈前。